

第三十一章 穿越當長工，誰比我窩囊！

我怔怔的看著那座美麗的行宮，忽然有人拉我的袖子。

我回頭一看，是個大約五十歲的老伯。

他穿著灰色布衫，一副嚴肅的樣子，然後遞給我一支掃帚。

「你……看得見我？」我驚訝極了。

「掃地。」他給我兩字，就不再理我。

「老伯……」我剛說了一句話，就不由自主地掃起地。

「你叫我什麼？」他瞇起眼睛回過頭瞪我，讓我沒來由的有種懼怕的感覺。

一個名字在我腦海裡浮現，我小聲地說：「肅總管。」

老伯點點頭，「等一下公主和駙馬要過來賞花，你這邊再打掃一下。」

「好。」我應了聲，直覺告訴我，不該和他說自己的事。

可是，我究竟是怎麼了？

我看看手裡的掃帚，比我那年代的重多了，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居然是一件青色長衫，腰間繫著一條簡單布帶。

「難道穿越到別人身上了？」我不禁自語，一邊掃起地來。

別太佩服我的定力，其實那只是因為我不知道自己現在該做些什麼，同時煩惱著謝以安能不能找到我，就算找到這裡，能不能認出我呢？

我摸摸自己的臉，好像沒什麼不一樣，再看看四下。

這裡是一道長長的遊廊，靠裡的一側是座小院子，另一側則是那片美麗的桃花林。

原來整座行宮是將桃花林都納入其中，但在現代，遊廊過去的宮牆早就拆掉了。

我一邊掃地一邊想著，其實地也沒什麼好掃的，花瓣和草屑飛到這裡，掃掉就可以，沒現代那麼多垃圾。

在遊廊的一側掛著許多布幔，隨風飄呀飄的，我忍不住伸手去把它們綁起來。就在我東張西望的時候，一大隊人從遠處走過來。

我一時間就看傻了，這麼浩浩蕩蕩的陣仗就是為了陪公主和駙馬看花嗎？

走在最前面的人看過去是一男一女，身材都不錯。

後面就有高有矮了，手裡拿著各式各樣的東西，還有幫忙撐巨大傘蓋的。

那傘不比現在的雨傘，高大而華麗，應該挺重的，真是辛苦。

我雖然知道古代的貴族奢侈得過分，但沒想到這麼誇張，不就看個花嗎，這麼勞師動眾的。

我腹誹著，剛想往回撤，不料剛才看得忘情，他們一下子就到了近前，我再往後走好像不太好。

遇上這種情況，我不確定自己是該欠身施禮還是直接跪下……老實說，我可不想跪，但如果非跪不可，那也只能跪了。

這會距離如此之近，我能看清楚走在最前面的兩個人了。

女的穿著一襲紫色襦裙，精緻的對花蟠龍釦上都是龍眼大的珠子，頭上的金釵也綴著珍珠，盡顯皇家奢華。

那應該是公主吧，長得真是面若桃花，十分美麗，放到現代大概也是個一線明星吧。

我又往那男的身上掃去，一看就楞住了。

我怎麼也沒想到，在這種地方也能遇到他。

黑色長髮束在腦後，皮膚略微蒼白，氣質安靜而親和，整個人一派斯文優雅，黑色長袍讓他看起來帶著一種異樣的優雅氣質。

「滄流？」我的下巴幾乎要掉下來。這個地球果然太小了，不對，這個時空太小了……

大概是我一直站著，引起那兩位的注意，公主忽然站住不動，眼睛往我這裡看過來。

很漂亮的丹鳳眼。

一對上她的視線，我才意識到情況不妙，連忙跪下來。

鬱悶啊，這個下跪的姿勢我做得太熟練了，敢情我之前老給人下跪來著。

人家書裡、電視裡，一穿越就是貴族、武林高手，老子卻給穿越到一個掃地的身上，這也太窩囊了……

我低著頭，眼角餘光偷偷往滄流身上瞟，心道你小子是不是故意的，要不這濃霧就是你搞的鬼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在這裡殺了搶眼睛……

越想越覺得有可能，我正心驚膽顫著，誰知道他倆就這麼走了過去，之後又是浩浩蕩蕩的隊伍。

等他們走後，我才站起來，有些困惑地看著他們。

難道……我想錯了，這個人只是單純長得像滄流而已？

我正迷惑不解時，忽然有人從我背後撞過來，我一個趔趄險些站不穩。

「啊，對不起！」身後的人立刻說，聽聲音似乎是個女孩。

我回頭一看，果然是個女孩，她穿著一身鵝黃色衣裙，手裡捧著一件紫色的華麗披風。

「對不起！」她再次向我道歉，然後就繼續往前跑了，看樣子是要去送披風。

我看著她跑遠的背影心想，小丫頭倒是長得滿可愛的，這年頭真不好混，這麼年紀輕輕的就得給統治階級當下人。

眼看人都走光了，我伸了個懶腰，反正遊廊上很乾淨，我索性把掃帚放在一邊，坐在扶欄上，腳一晃一晃地看著他們往桃花林走去。

我竟然糊裡糊塗的穿越了，掉到這個我不清楚什麼朝代的時空……

那麼謝以安現在在做些什麼？

我抬頭看，天空如此晴朗，連空氣也比現代更加新鮮。

謝以安曾說他很懷念那個神仙與妖魔並存的年代，是這個時候嗎？這是在天界之門還沒有關閉之前？

我能見到神仙嗎？是不是真如謝以安所說的，神仙都是像黑鸞一樣？

「你不知道扶欄是不能坐的嗎？」

身後忽然傳來聲音，我回頭一看，竟是剛才穿著鵝黃色衣裙的小丫頭。

「啊？」我嚇了一跳，差點摔下去，連忙巴住扶欄蹭回遊廊上。
小丫頭笑起來跟朵花似的，眼睛就像星星一樣漂亮。
我不由得對她產生好感，看她兩手空空就知道她已經送好披風。
她笑了一會問：「剛才……沒有撞痛你吧？」
我連忙回答沒事沒事，一個大男人被撞一下能怎麼樣，只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
妳沒撞疼就行。
她好奇地問我什麼叫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」。
我就跟她說：「就是妳打別人一下，自己的手也會疼。」
她眨著漂亮的眼睛，似懂非懂地點點頭。
我看她可愛又好親近，就問她的名字。
她叫小桃一巧了，和雲來客棧的小桃同名。不過比我們家小桃活潑多了，年紀也
再大一些，我瞧她眉眼都長開了，應該有十五吧。
「你是行宮裡的人嗎？」她好奇地問。
我和跟在公主後面的一大隊人馬的衣服不一樣，估計應該不是宮裡帶來的人，於是就點了點頭。
「我是從長安來的，公主和駙馬才大婚。」小桃微微一笑，她梳著可愛的包包頭，顯得年紀更小。「這裡的桃花真好看，我一來到這裡就不想走了……」說著，她的視線就往那邊飄去。
只是一我順著她的視線，竟落在人群身上。
那個公主十分美麗，既端莊又高雅，生長於帝王家的驕傲和出眾的美豔讓人產生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。
旁邊的男人我不確定是不是滄流，於是就問小桃，「駙馬叫什麼名字？」
小桃看了我一眼，輕聲回答，「滄流……駙馬爺叫滄流，我沒進宮以前就是駙馬爺家的丫鬟。」
「滄、滄流」果然是他！
小桃說還有事要忙很快就走了，我呆呆地看著那人。是滄流，那個人真的是滄流……
那現在應該怎麼辦？我到這裡是他搞的鬼嗎？
我正心慌意亂的時候，肅總管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，要我到行宮後面的柴房幫忙。
我熟門熟路地走到那柴房，而我的房間就在柴房旁邊。
我從井裡打了一桶水，低頭看自己的容貌，容貌未變，只是裝束不一樣，頭髮也變長了……
柴房附近沒有人，所以我在井邊照來照去也沒有人管，剛想轉身，肩膀上卻忽然一沉。
我楞了下，回頭一看，身後居然站著一個男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駙馬爺滄流。
他還是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，黑色長衫上有著暗金色的吉祥雲紋，比起現代的衣服，這個時代的衣服更能襯托出他的氣質，他正溫和地看著我。

我心裡忍不住咒罵，是怎麼樣，什麼事都能和他扯上關係。

只不過他開口第一句話是我意想不到的。

「真是讓我驚訝，」滄流柔聲說：「在哪裡好像都能碰到你。」

我啞然，敢情他就是要搶我的台詞。

我沒說話，就只是看著他。

滄流一笑，他笑起來很好看，有個成語叫「如沐春風」，就是那種感覺，不過對知道他本質的我來說，卻是如墜冰窖。

「謝以安呢？」他輕聲問我。

我搖搖頭。

他忽然向前一步，我立刻後退一步，想要和他保持一個安全距離。

「謝以安呢？」他再次問我。

我老實地回答，「不知道，我……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人就被弄到這裡了。」

滄流聽了露出沉思的表情。「是嗎……看起來我控制的力量還是出現偏差。」

「你到底在搞什麼鬼？」聽到事情果然跟他有關，我忍不住抱怨，「我怎麼樣才能回去。」

他聳聳肩膀，表情無辜極了。「我不知道……我只知道倒退的方法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我壓低聲音問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其實我想態度好一點，畢竟他一揮手就能要我的命，再提另一個也很現實的問題，我糊裡糊塗掉到這個時空，大概也就只有他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我當然不奢望他把我弄回去，但現在他可是駙馬爺，而我是個掃地的下人，他不用弄死我，也有得是辦法整治我。

滄流似乎在想什麼，沒回答我的問題。

我剛想再問的時候，有人叫他的名字。

我順著聲音一看，竟然是公主。

一身紫色襦裙的她站在柴房這種地方，有著強烈的違和感。

我連忙行禮，這種習慣甚至是下意識的。

不過跪到地上後還是微微抬頭看了看公主。

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朝代，對古代服飾也沒有什麼研究，總之就是完全沒有概念。

公主壓根沒看我，只是輕聲問滄流怎麼到了這裡。

滄流忽然指向我說：「華陽，我少一個跑腿的，我想領這個人在身邊。」

華陽公主這才往我看來，我連忙低頭，據說封建時代，連和貴族對視都是不被允許的。

華陽公主又把視線調回滄流身上。「這等小事，駙馬做主就是。」

滄流笑了笑，對我說：「起來吧，跟我走。」

我竟然給這傢伙下跪，如果以後跟著他，我不是要經常跪。

想到這裡，我就有些邁不開腿，但是形勢比人強，哪容得了我抗命不從，我可不想客死異時空。

華陽公主走了以後，我跟著滄流回到他的房間。
雖說他們已經完婚，但是按照習俗還是分房睡的。
我知道皇家規矩就是麻煩，娶皇家女更是大麻煩，不過倒是讓我輕鬆了下。
「你不會因為這個時代的規矩而責罰我吧？」我小心翼翼地問。
「不會。」滄流漫不經心地回答。
我立刻躺到躺椅上，深深地吸了口氣，感覺愜意極了。
因為之前在霧裡走了大半天，剛到這兒又掃地又幹活的，本來還不覺得，一躺到躺椅上，疲憊全湧了上來。
這時候天色已經暗下，我問：「喂，晚餐怎麼解決？」
別說我不客氣，人前我已經給他哈腰屈膝，人後，他不計較的話，我當然要勇敢做自己。
「我要去和華陽一起吃，等會給你帶點吃的過來。」
現在的滄流好商量得要命，我幾乎覺得他不是原來的那個滄流了。
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為什麼要弄來這個世界……還有我該怎麼回去？」
我現在已經不太肯定自己是回到過去，還是活在滄流創造的世界裡，這一切太詭異了。
滄流站在窗邊看著外面的桃花林，好半晌才開口。「我在嘗試一件事，如果……如果成功的話，我就不需要你的眼睛了。」
「什麼？」我驚訝地從躺椅上坐起來，「你準備做什麼？」
滄流回頭看了我一眼，語氣輕柔。「和你沒有關係。」
「那我怎麼回去？」這是我最關心的。
滄流搖頭，「我沒有辦法，時空一旦被我扭曲，被意外牽扯進來的東西就回不去。」
我呆呆地望著他，「你是開玩笑的吧？」
滄流淡淡地說：「我說的是真的，除非這個時空崩壞。」
「你！」我一躍而起，顧不了兩人現在的身分懸殊，一把拽住他的衣襟。「你給我開什麼玩笑！什麼叫回不去？」
好吧，我承認，因為沒有看過滄流出手，在我潛意識裡總把他想像成那種借刀殺人，自己沒有什麼本事的人。
不過一秒，當我的身體撞到床上時，我知道自己錯了。
床倒是很軟，而且我知道滄流是對我留了情，所以我的驚訝大於疼痛。
滄流緩緩地往我走過來，他身上依然整潔乾淨，我看到他伸出手輕輕地拉整了下被我抓皺的衣襟。
他慢條斯理地坐到床上，忽然一把扣住我的下巴，聲音是一如既往的溫柔。「記得我曾經說過的，我挺喜歡你。」
我想回他「你什麼意思」，不過現在說話困難，只好瞪著他。
「所以別讓我動粗，」他扣著我下巴的手指輕輕摩挲我的嘴唇。「乖乖待在這裡。」
我到底只是一個普通人，沒有和黑暗抗爭到底的勇氣。
「明白了嗎？」滄流柔聲徵求我的配合。

聽得出他話裡的威脅，我點點頭。

「待在床上，等我回來。」說完，放開我的下巴。

我輕輕咳嗽兩聲，滄流的這句話怎麼聽怎麼詭異……

他站起來向外走，我這才發現小桃竟然站在門口，一臉驚訝地看著我。

滄流倒是一臉無所謂地走了出去，小桃連忙行個禮，然後繼續率真地用驚訝的眼神看我。

我撓了撓臉，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。

沒辦法，我現在衣衫不整，又被滄流扔到床上，這個變態說話從來只據順口的說……

我原本以為小桃會走，沒想到她竟然跑了進來。

她上下打量我，然後問我有沒有事。

我答「有事」也不對，「沒事」也不對，乾脆抬手把唇邊的唾液擦乾淨，剛才滄流的手指在這裡亂蹭一也不知道他洗過手沒。

小桃看了我一會又問：「你晚飯吃過了嗎？」

「滄流說給我帶……」我剛說了半句，就想拍死自己，說得好像自己真的和滄流很熟。

「公子……不對，駙馬爺第一次收男人呢。」小桃若有所思地說。

「什麼亂七八糟的，他敢！」我也只能在小丫頭面前逞逞口舌之快。

小桃偏著頭，一臉純真地看著我。「滄流少爺人很好的，對下人也好……」

我黑著臉讓她說不下去。

大概跟小蘿莉聊天時間過得比較快，在我還在和小桃解釋剛才真的是一場誤會的時候，滄流回來了。

小桃連忙行了個禮。

滄流對她吩咐，「去給他拿套乾淨的衣服來。」

小桃應了聲就退出去了。

滄流把我拉下床。「這麼髒別往我床上蹭。」

我反唇相稽，「是我蹭上去的嗎，不是讓你給扔上去的？」

他沒說話，遞了食物給我，一碗飯，各種菜都夾了點。

「跟大雜燴似的。」我一邊抱怨，一邊端著飯碗到桌邊坐下。

滄流輕輕嘆了口氣，「我還是不明白謝以安怎麼會喜歡你。」

他這一說說到我的心病，我不由得問：「你不是也說挺喜歡我的嗎，那你喜歡我什麼？」

滄流在我旁邊坐下，支著下巴說：「因為你看起來不太聰明。」

我白了他一眼，變態的想法我是沒辦法明白的。不過我想，雖然我不太聰明，但謝以安總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喜歡我的。

「我聽謝以安說……好像神仙都沒有感情？」我扒著飯問。

滄流點點頭，「我之前到陰間時就是這樣，所以現在的謝以安讓我很驚訝。」

「可是他信任你，」我譴責他的背叛行為，「結果你卻欺騙了他。」

「他信任我只是因為我力量比他強，」滄流聳聳肩膀，在這件事上，他好像並不覺得自己理虧。「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幾乎都是因為人類的慾望，如果陰司的人再靠感情辦事，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公平。」

我不明白，遂問：「你說絕對的公平在陰司？」

他看著我，然後輕聲說：「在陰司和天界，輪迴的人都要接受審判，所有的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我的問題一點也不委婉。

他沉默了一會回答，「我不一樣，因為我已經跳出輪迴。」

「那麼還是不公平，」我不禁嗤之以鼻。「你盡做些傷天害理的事，但也不用在死後接受懲罰。」

只因為他明白遊戲規則，總是透過別人的手去做。

「我不一樣。」滄流輕聲重複著這句話。

然後我們就不再說話了，對於滄流剛才竟然讚美陰司，這讓我覺得奇怪。

其實我對陰間還是很好奇的，

我知道這多少與謝以安有關，儘管我一直想把謝以安想成和我是同一個世界的人，但是我越來越清楚我們是不同的，他來自陰間，一個我只能從書裡、別人的話中去揣摩的世界。

我看到了他們的世界了嗎？不，我還沒有。

晚上我換了衣服躺到床上，我的手機不見了，其實這也沒差，因為這裡肯定也沒有訊號。

我其實還沒有睡意，只是配合著「當地人」的作息，這裡的夜晚很安靜。我的身分是小廝，自然沒有房間，滄流讓我跟他睡，被我嚴詞拒絕，抱著他的被子睡到外面房間。

別問我滄流的被子被我抱走了，那他蓋什麼，我不知道，我才不管他呢……

這個世界很黑，只有外面懸掛的紅色燈籠隱隱透著光。

剛才滄流臨睡前對我說，這個世界真實存在，可是他在我的眼睛裡看到懷疑。

我回答他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假的，我是被他無辜捲入的路人甲。

滄流沒說話，也沒跟我打招呼，他一抬手，我的手臂上就出現一道口子，血 流了出來。

他告訴我，這個世界是真的，你會疼。

我沒回應，抱著被子就走了。

到現在我還感覺手臂上火辣辣的疼，傷口不深，他下手很有分寸，只讓我疼。

我睡不著，在另一個世界讓我倍感孤獨，我在謝以安不告而別的那天晚上就覺得孤獨是件很可怕的事，現在依然在品嚐這種滋味。

我記得一個學姊告訴我，無論多麼喜歡對方，都要給自己留條後路。

我覺得她說的很對，我一直很小心，可是……等我察覺自己喜歡上謝以安時已經晚了，我甚至沒來得及給自己留條後路。

我嘆了口氣，房裡安靜極了。

我好想回去。

可惜我不知道滄流想幹麼，跟這種人打交道最麻煩了。

不過我依然試圖理解出一些事。

比如，這裡的滄流還是人類，他還沒有死。

我想，一個魂魄願意千年孤寂，他必然有某種執念要去完成吧。

如果說滄流所做的事都是為了那個目的，那麼我的眼睛，或者說謝以安的眼睛就是實現的一個條件。

不過滄流說，假使這次能成功，就不需要用我的眼睛，也就是說，這次的扭曲時空是為了實現滄流一直以來的一個願望——

我想像不出，是什麼願望讓他這麼執著。

不過我知道人活在世界上，有各式各樣的目的，名利、自由、愛情或者別的什麼，滄流恐怕也不能免俗。

依滄流的能力，世間的東西恐怕沒有他得不到的。從時間上推論，他去陰間應該是在天界之門關閉之後，那麼難道他的目的和天界有關？

其實我也沒能推論出什麼來，連什麼時候睡著的都不知道。

第三十二章 見證一場人仙殊途的悲劇。

等我再睜開眼睛，已經是第二天的中午了。

小桃抿著笑走進來，我不知道那種曖昧的笑容是什麼意思。

她端著一個托盤，上面是我的午餐，比起昨天滄流給我的那碗像大雜燴一樣的飯菜要好看得多。

我從小桃的話裡聽出許多資訊。

原來這片桃林自古以來就是常開不敗的，它不結果。

據說，桃樹上的花朵落下後馬上就會生出新的花苞，所以即使地上鋪滿花瓣，樹梢依然紅如霞雲。

這奇特的景致讓皇室在這裡建了行宮，並引入河流在桃花林旁造成一個人工湖——鏡湖。

說起鏡湖，我就想起白漣，也許我能去鏡湖那裡探探情況。

想到這裡，我快跑到鏡湖旁，可是等我到了那裡，我忍不住罵自己白癡，因為我根本不確定白漣是否已經修成正果成為鏡湖的主人，遑論是把他叫上來。

我誰呀，他理我，現在的他就算在這裡，也不可能認識我好不好！

我望著鏡湖默默無語，最後心有未甘的喊了幾聲白漣的名字才走開。

回到房間時，小桃依然在，我忽然有種在玩遊戲的感覺。周圍一些人就像是 NPC 重複著固定的行为模式，而我是遊戲的主角正在進行任務一樣。

只是，手臂上的傷口隱隱作痛，提醒著我，這個世界是真實的。

謝以安曾經告訴我，這個世界有著各種空間，比如陰間或者天界，空間之間並沒有連通，所以即使太空船飛得再高依然到不了天界。

世上真的有神仙，也有鬼，只是和我們不在一個空間而已。

而我現在就是在另一個世界，這時候謝以安應該還在陰間吧。

我一邊胡思亂想，小桃一邊替我倒水，忽然告訴我。「駙馬爺昨天已經向公主提，把你給收進房，你以後就住這屋子。」

我剛喝了一口水，聞言全給噴了出來，毫無形象可言。

我用看世界奇觀的眼神看著小桃，好像她說的話是無稽之談，嚴重欺騙了我的感情一樣。

「是真的，」她信誓旦旦地向我強調，「我去送東西時，聽到駙馬爺正在和公主說這件事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我一直覺得我和滄流絕對不會發展出敵對之外的關係，沒想到……世事真的很難預料。

小桃眨眨眼睛，似乎有些納悶。「然後？然後公主就答應了啊。」

「公主很大方。」我小聲地發表感言。

小桃點點頭，「是啊，她還送了一床被子過來……」

又一口水噴出去，好了，小桃給我倒的水都被我噴光了。

後來我們說起這片桃花林。

「這桃花林既然常開不敗肯定有古怪的地方。」這是我提出的論點。

小桃便問我，「是不是有傳聞說這裡住著桃花仙子？」

「我哪知道。」我皺鼻回答。

小桃有些納悶的嘟囔，「你不是一直在這裡嗎？」

哎呀，我都忘了，我的身分就是在這裡打掃幹活的小廝。

在我尷尬的帶過這個話題之後，我們又說了些別的。

我比較奇怪的是，華陽公主是不是不喜歡滄流，怎麼滄流說要收我進房裡，這麼容易的就同意了。

我知道在古代，婚姻是一夫多妻制，男人三妻四妾很平常，但是我不相信真的喜歡一個人會願意和別人分享，起碼我就做不到。

就這樣風平浪靜地過了幾天，晚上我雖然和滄流待在一個房間裡，兩人卻不怎麼說話。他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，好像我跟他說話就會打斷他的思緒一樣。

但是這天，他一直沒有回來。

我心想是不是華陽公主留滄流在那裡過夜了，實在是睡不著，我便到外頭走走。

我沿著遊廊晃過去，忽然在桃花林裡看到滄流，他和一個少女在說話，說什麼聽不清楚，但是……我知道那不是人。

我看到他們接吻，下意識地移開視線，轉身往回走。

我直覺是滄流正在利用些什麼達到他的目的，他一向如此，我有種見怪不怪的感覺。

從我見到滄流開始，我就這樣覺得。

滄流回來得很晚，他進來看到我還沒有睡，也沒有解釋什麼。

「你能讓我回去嗎？」我把煩惱了一夜的問題提出來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滄流輕聲說。

「我不想待在這裡。」我輕輕嘆了口氣。

滄流看了我一眼，「我知道。」

然後他就自顧自睡覺去了，我睡不著，我想謝以安，我後悔了好幾次，為什麼偏偏要在那天去遊覽桃花林？

我不知道這裡的時間，是不是和我原本那個世界的時間一樣，總之我意識到時間在流逝，那讓我感覺自己彷彿會一輩子待在這裡一樣，很不好受。

自從那次晚歸之後，滄流經常很晚回來，有時候甚至天亮了才回來。

而桃花依然妖嬈而美豔，站在桃花林中的華陽公主冷漠而美麗。

我總能在白天的桃花林裡看到華陽公主，有時候是紫色的衣裳，有時候是紅色的，她的臉老讓我想起「面若芙蓉，冷若冰霜」兩句話。

我聽小桃說，滄流出身於一般的富貴之家，不知道公主是看上他哪點，竟然招他為駙馬，反正我一看滄流就知道不是好東西，也就很同情遇人不淑的公主。

滄流到底為什麼要回到這個年代，這裡有什麼是讓他寧願流浪千年依然執迷不悔的。

是那天晚上在桃花林和滄流一起的少女嗎，那麼華陽公主呢？

我正看著華陽公主，她忽然側過頭向我看來。

我沒辦法形容，總之她的眼神很矛盾，有憤怒也有冷漠，我不明白那代表著什麼，她緩緩走過來在我面前停步。

我下意識地行禮。

華陽公主站在我面前沒有走開，我看得出她是一個很驕傲的人，根本不屑理睬我這種「賤民」，沒想到她今天主動找上我。

我抬頭看她，真是個美人，滄流那變態何德何能竟然能娶到一國公主？我越想就越覺得詭異，莫非在外人看來，滄流很不錯嗎？

華陽公主看了我半晌，看得我背脊發涼，其實被這麼漂亮的人注視，並不一定是件美事，相反的讓人倍感壓力。

我忽然想，如果謝以安在這裡，大概也不會喜歡上我，這麼一個大美人在面前擺著呢。

我正胡亂想著，華陽公主忽然輕啟朱唇。「不是你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條件反射地問，感到失禮，連忙把頭低下。

「不是你。」華陽公主的聲音和人一樣的冷，卻帶著淡淡的憂鬱，就像黑暗中盛開的玫瑰，清冷又豔麗。

後來當我抬頭時，只看到華陽公主的背影。

我緩緩地站起來，回頭卻看到滄流站在走廊盡頭，若有所思地看著華陽公主離開的背影。

我覺得自己在這整個事件中就像一個道具，或許像 NPC 的不是小桃，是我才對。

「……華陽公主真漂亮啊。」在房間裡，我捧著小桃替我泡的茶由衷地說。
小桃眨巴眨巴眼睛，「那當然，用話形容就是國色天香，豔冠群芳。」
「小小年紀還懂這個。」我不由得一笑。
小桃揚揚下巴，「我跟著公子，自然知道一些書上的用詞。」
「對了，公主怎麼會看上滄流的？」我向小桃打聽，「滄流雖然英俊，但公主貴為金枝玉葉，要找到皮相更佳的應該不難吧。」
小桃一笑，「所以說，華陽公主自然不是因為公子的外貌才擇他為夫。」
我發現小桃經常更改不過來稱謂，總是稱呼滄流為「公子」，幸好沒人關注。
「那是為什麼？」我問。
小桃理所當然地說：「是欣賞我家公子的才識和武藝嘍。」
「什麼呀……」我一臉失望，還以為她能說出什麼來。
「可是滄流把我收進房，公主不生氣嗎？」我好奇地問，別怪我這麼想，因為公主為尊，所以很多電視中駙馬爺都是受公主的氣的，沒想到滄流這個變態果然與眾不同。
小桃偏著頭想了想，搖頭道：「你的意思我不懂。」
就算小桃能說出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在她這個年紀大概也沒辦法理解愛情中嫉妒和愛慕之間的關係，她還沒有愛過，怎會有恨和嫉妒。
我搖搖頭，不再繼續這個話題。
小桃笑著替我倒茶，開始和我說另外的事。
直到滄流回來，她才退了出去。
「今天不出去嗎？」我拿著茶壺替自己倒茶。
滄流輕輕地應了一聲，坐在桌旁，拿過我的杯子，無視我的抗議一口氣喝乾。
「那個……滄流，」我忽然看著他問：「你是為了什麼扭曲時空？」
滄流沒說話，臉色依然溫和，但那和面無表情沒有什麼區別。
「你的執著是為什麼……」我又問：「如果你告訴我是為了愛情，我會覺得很爛俗。」
滄流輕聲說：「我和華陽不一樣，驕傲什麼的，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。」
滄流的這句話含意很深，我聽得出來，可是我不明白。
我這個人只會看淺顯的事情，對於深層的事，謝以安比較拿手……只不過他不在就是了。
滄流沒等我慢慢去意會，站起來往外走。
我站起身喊住他。「滄流，那個女孩不是人吧？」
他置若罔聞的走出房門。
我想了想，還是跟著他。
我是還無法完全理解滄流那句話的意思，但我已經可以肯定那個女孩對滄流來說很重要。

從幽暗的桃花林裡傳來銀鈴般的笑聲，我看到滄流在和那個少女說話。

人們常用花樣少女來形容漂亮年輕的女孩，這句話用來形容這個少女萬分貼切。她和華陽公主的美是不同的，相較華陽公主的國色天香，她就是山川間的一點靈動色彩。

如果華陽公主是空谷中獨自綻放的百合，那這個少女就像出現在山間的彩虹。

我看著少女，滄流正溫柔地跟她說些什麼。

滄流的表情一向溫和，友好而充滿善意，但我每次看到就會生出一種恐懼。可這次一

滄流很溫柔，如果之前不認識他，有人跟我說他如何如何的壞，我根本不會相信。如果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那麼至少我可以肯定有一件事是真的一滄流對那個少女的感情。

我知道她不是普通人類，但也不是鬼魂，她的身上沒有那種陰森的幽冥之氣，也沒有妖怪的妖靡之氣。

滄流的魂魄據說流浪千年，按照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，這座行宮建造於唐朝，之後改朝換代才式微；看如今這番華麗光景應該是在唐朝，從時間上計算也差不多有一千年的時間，難道他是來改變已經注定的命運？

我一邊思索，眼睛亂瞟著，猛地看到在廊柱的陰影裡站著一個女人—正是華陽公主。

事情陡然變得很複雜，咳，不知道這情況算不算腳踏兩條船？

我識趣地走回房間，本來這事跟我就沒有關係，我只關心什麼時候能回去。

一進門，我瞄到一件東西，它被擺放在置物櫃上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直就在那裡，但是此刻它完全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那是一個三角形的晶體，大概手掌那麼大，外觀就像水晶。

起先我真的沒有注意，後來我才想到，這個時代有這麼等級高的水晶嗎。真正的水晶裡必定含著因年代而沉澱下來的雜質。

我以前也買過水晶，不過是合成水晶，很乾淨，沒有雜質，就像這塊。

我剛拿起它，腳下的大地忽然顫動起來。

我一驚，連忙放下它。

事實證明，一旦拿起來，再放回去是完全沒有用的。

大地的顫動沒有停歇，彷彿有什麼變故正要開始一樣。

我看了看周圍，桌椅等正劇烈的震動。

地震？這是我的第一反應，想了想，我還是拿起水晶往門口跑。

外面竟然跟白天一樣亮，可和陽光不一樣，照亮黑夜的並不是陽光，而是比陽光更潔白的光芒，純白色。

這種光芒太刺眼，怕被照瞎，我連忙閉上眼睛，但光閉上眼睛不夠，我又用手臂擋在眼前。
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我只聽到周圍雜亂的腳步聲，還有尖叫聲和哭聲。

是因為我嗎？是因為我動了這塊水晶？

我把自己縮成一團，這種光線不知道是什麼，但肯定對眼睛不好。

那麼潔淨的光芒，可就像世界末日來臨，我腳下的大地一陣搖晃。

怎麼會有地震？這裡應該不是位在大陸板塊交接處吧……

「看看你幹的好事！」

我被一股力量拉了起來，那道光芒已經弱了很多，但是我花了好一會才適應看清眼前的人。

是滄流。

他很憤怒地瞪著我，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坦率地表現出自己的情緒。

「你動了時間水晶！」他的表情咬牙切齒。

我毫無底氣地回駁，「誰讓你放在那個地方！」

「它只能放在那裡！」滄流大吼著，朝我伸出手。「把水晶給我！」

我不知道哪裡生出來的勇氣攥緊水晶不還他，問：「扭曲時空的是這塊水晶？是不是能把我送回去？」

滄流看著我的眼神就像要把我生吞活剝了一樣。

周圍不斷有人跑來跑去，嘴裡叫著什麼，我沒有聽清楚。

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什麼事，歷史上有過記載嗎，這裡發生過這樣的地震？

滄流忽然放開我，轉身往桃花林跑去。

我遲疑了一秒，也跟著跑了過去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

剛才滄流讓我把水晶給他，我沒有答應，他當然可以用搶的，但是他沒有……

是因為他有更重要的事，還是他知道就算拿回這個水晶也沒用了？

我後來才知道，兩者都是，但是我並不後悔。

因為我要回去，我不能在這裡陪他，我想見謝以安。

當時我只是跟著滄流跑，我感覺到周遭所有的一切都發生變化，連空氣呼吸起來都不一樣，感覺像是無機質。

那道光照在我們身上，地上卻沒有影子，我不明白這說明什麼，我是學藝術的，不是學物理。

但是我卻知道，如果我們不是透明的，那就是這種光線根本不是普通物質，也就是說，現在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地震。

周圍的植物和建築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光線的關係，出現一種就像在陽光下曝曬過度的灰敗色。

滄流在桃花林前停了下來。

整片桃花林花瓣四處飛舞，它們看起來是那麼無辜和淒美。

那些花瓣被不知道哪裡來的氣流捲上天空，又無助地順從地心引力飄落下來。墜落的速度很慢，我能看清它們如何在空中翻捲飄舞，就像在看一部藝術片。

「滄流！」我聽到淒涼的叫聲，那個少女從桃花林中跑出來。

「桃語！」

滄流想跑過去拉她，可是少女就像沒看到他一樣，在桃花林裡四處張望，她的視線轉來轉去卻沒能停在滄流身上。

她哭了出來，眼淚不斷地流下來，但她沒有去擦，只是一逕呼喊著滄流。

在滄流和桃花林之間橫亘著一個看不見的東西，誰也沒辦法邁前一步。

滄流那麼驚惶失措，是我第一次看見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明白了周圍到底發生什麼事。

滄流的力量自然沒辦法控制時空，任何時空都有它的秩序，但滄流不知道從哪裡找來這塊水晶，它可以控制時空的流動，滄流利用它倒回到這個時間點，然而現在一切都失控了。

我和滄流並不是這個時空的人，所以，我們沒辦法再融入其中。

我的心竟無比鎮定，甚至我感覺我快要離開這裡，回到謝以安的身邊去了。

但是，那種潔淨空氣的感覺沒有改變，甚至越演越烈，彷彿要將整個時空用漂白劑全部漂白一遍。

我看到周圍的景物開始扭曲，腳下的地面也高高低低不平起來，而堅硬的地磚一點也沒有要裂開的跡象。

桃語依然在哭泣，她急切地尋找滄流，好像找不到就會死一樣。

滄流明明就在她面前，但她卻看不到。

滄流現在已經平靜下來，呆呆地看著桃語。

我忽然寧願滄流用那種憎恨的眼神來看我。

現在他像是變回我們之前相見時的表情，沒有憤怒和驚慌，深情安靜的就像在看一部電影。

只是，我依然能看到巨大的悲傷在他眸子深處湧動。

我緊握著水晶，依然不知道該怎麼回去，漸漸……周圍災難一樣的變化讓我產生一股罪惡感。

我明白滄流回到這裡的目的是為了桃語，原來他是愛上桃語。

可是，為什麼要這樣？

他為什麼牽扯那麼多的人進來……

「既然來了，就好好看清楚……」滄流忽然轉頭看向我。

我一瞬間感到一股寒意，就像心臟一下子被人攥住的感覺。

他說完就回過頭去看桃語。「那塊水晶已經沒有用了。」

桃語哭泣著，看上去絕望又悲痛，不斷叫著滄流。

可是我說不出，現在滄流和桃語哪個比較痛苦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周圍的景物像被溶解一樣，沙子似的緩緩地被分解，而原本的顏色都變成雪白，雪白沙子往天空冉冉上升。

我和滄流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，周圍上升的沙子讓我感覺自己彷彿在往下墜。

在一片白色的沙漠中緩緩下陷。

漸漸的，聲音聽不見了，周圍的景物開始模糊。

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滄流看著那片混沌的景色回答我。「天界的大門……關閉了。」

我怔然，我想像過無數次天界大門是如何關閉的，哪裡知道竟是像世界末日一樣

的降臨。

我的眼睛依然能分辨一些什麼，視線中，華陽公主站在桃花林前看著傷心欲絕的桃語，她的身板依然挺得筆直，氣質依然高貴。

我猜不出她在想什麼，她不害怕嗎？不恐懼嗎？她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嗎？

一片混亂中，傳來一種奇怪的聲音，是門在緩緩移動，最後是沉重的「砰」的一聲。

我看不到門在哪裡，但是我聽到它已經關上了。

周圍安靜下來，景物正在慢慢地恢復，然後是顏色的恢復。

四下是死一樣的寂靜，我沒有看到滄流和我以外的人，天地間只有這片桃花林和華麗的宮殿。

花瓣輕輕飄零，無聲的落在地上。

我的呼吸有些重，被安靜的氣氛感染了緊張。

我忽然坐到地上，滄流慢慢地轉過身看著我，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呆呆地看著他。

「我只是想懷念一下過去，但是我發現，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改變些什麼。」滄流的聲音很溫柔，但卻讓我寒毛直豎。

「所以，我還是要按照原來的計劃，」滄流柔聲說：「不久之後我們就會再見了。」

「原來的計劃？」我的喉嚨就像被塞了塊海綿，聲音出奇的古怪。

「我要你的眼睛，」他的語氣平靜無波，就像在跟我談論天氣之類的話題。「你讓我的懷念時間過得很快。」

我一時無語。

我不知道之前的時間對滄流來說，是不是每分每秒都像黃金一樣珍貴，而我卻輕易地打破這一切。

「本來還有三年的，」他嘆了口氣，「算了，反正都是回憶而已。」

我已經分不清了，這是滄流的回憶還是錯亂的時空，我經歷的那些事到底是不是真實的？

我迷惑極了，不自覺的握緊水晶，它銳利的尖角刺得我的手發痛。

「回去吧，回到謝以安身邊去。」滄流過來推了我一把。

我原本依憑的地面一下子就消失了，身體有種失重感，我只聽到滄流輕柔的聲音—

「好好享受最後的時間，和我一樣。」

我就像墮入無盡的黑暗一樣，但是眼前又掠過無數的場景。

那些場景無比熟悉，都是我之前遇到過的事情。

桃花林的事，和白漣喝酒的事，和謝以安吵架的事，謝以安開車載我一起來桃花林……

就像記憶的倒帶，那些場景無比熟悉又陌生地在我面前一一展現。

忽然，我的眼前一片黑暗，以為回憶結束了，因為我剛才看到的最後片段是在我

母親的子宮裡。

可就在這個時候，又有一幕場景進入我的腦子。

一片寂靜的黑，下面是火焰一樣覆蓋著大地的紅色花朵。

單薄的花瓣伸展開來，在沒有葉子的花莖上顫動，那麼多的曼珠沙華連成一片，喧囂熱烈的覆蓋住貧瘠的黑色土地，開在幽冥的每一個角落。

這時候忽然走過來一道身影。

一襲玄黑和赤紅交織的長袍，露出纖細的頸項和單薄的肩膀，黑髮的少年走在曼珠沙華鋪展而成的土地上。

我雖然只透過白漣的法術見過他一次，但那種容貌看過就不會忘記。

是彼岸花妖。

他似乎走得有些急，沒一會另一道身影追上，一把拉住他。

我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，不過看他們的嘴型，似乎是彼岸花妖趕著去做某件事，另一個人不讓他去。

我打量攔住彼岸花妖的那個人。

是個銀髮的少年，敢情陰間專門出產帥哥，竟然個個那麼英俊。

謝以安就不用說了，黑鷺雖然性格詭異，但從外表上看也是很不錯的，至於彼岸花妖更是不用說，而這個銀髮少年也是一副英姿颯爽的模樣。

想到自己一副平凡的樣子還真有些憤憤不平。

本來嘛，這個場景跟我也沒有關係，我又聽不到他們說什麼，要我想什麼太正經嚴肅的問題。

我只感覺身體還在下墜，如果之前是我自己的記憶，現在恐怕進入時空的亂流。

不知道在這種時空裡這麼吊著，會不會餓？會不會渴？

我不是不害怕，但是比起在滄流身邊，我還較願意在這裡飄著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覺得至少這裡會讓謝以安比較容易找到我。

彼岸花妖最後還是跑開了，那銀髮少年站在彼岸花叢裡目送著他離開。我慶幸這個少年不是謝以安，要不然我肯定會難過，因為我不喜歡謝以安用這樣的眼神去目送別人離開。

最後彼岸花妖跑進一個陣法，我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陣法，也沒有看到過字會像螢火蟲一樣懸在半空中。

他的一隻手裡握著一顆珠子，直覺告訴我，那就是謝以安的眼睛。

他美麗的容貌上透著高傲和忍耐，忽然，那視線筆直的向我射過來。

就像埋藏在地底深處的黑曜石一樣美麗，又彷彿是這寂靜的黑色天空中唯一的星辰，神祕又亮眼。

我呆呆地看著，做不出反應，最後陣法中的黑暗光芒將他籠罩，當黑暗消失時，一切歸於寂靜，只有漫山遍野的曼珠沙華悄然綻放。

這時候我的身體一重，隨即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扯出去，一口窒悶的氣湧上，我咳嗽一下，竟然吐出一口血。

我小時候身體很差，但是還沒到會吐血的地步，這是我第一次吐血。

我用手掩著嘴，看到從指縫流出的血滴滴答答地落在草地上。

眼睛被陽光照得睜不開，喉嚨裡癢得厲害，恐怕還想再吐，於是努力調節自己的呼吸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雙有力的手臂忽然從後面抱住我，我本來就在深呼吸，現在被這麼一勒，一口血又噴了出來，灑到草地上。

我忍不住嗆咳起來，一邊在對方懷裡掙扎。

知不知道吐一口血我要吃多少東西，吸收多少營養才能補回來！

我回頭怒目而視，看到謝以安那張無比緊張的臉。

「怎麼樣了？」他著急地問我。

「浪費一口血。」我張著血盆大口說。

謝以安一下子笑起來。「能吐血就好。」

「好什麼呀！你吐血試試……」我小聲嘀咕，他把我抱得很緊。

我們一時沒說話，周圍很安靜，我仔細一看才發現自己依然身在桃花林裡。

稀稀疏疏的遊客離我們很遠，估計看不到我吐血，不過兩個男人抱在一起倒是顯眼。

「喂，老謝，放開我！別人在看呢……」我在謝以安懷裡掙扎起來。

他只是抱著我不說話。

「喂喂？」我又推了推他。

謝以安好久才放開我。「你怎麼會跑到時空的縫隙裡，我差點拉不回你！」

「那也不是我願意跑去的呀，」我小聲說，在謝以安面前攤開手，掌心是那塊三角形的水晶，在陽光下反射純淨的光芒。「我遇到了滄流，後來我拿走他的水晶，時空就崩壞了。」

謝以安楞了楞，小心翼翼地從我掌心把那塊水晶拿起來。「沒想到滄流能弄到這東西，我以為天界之門關閉前，就已把這種東西全部收回去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謝以安看了我一眼回答，「一種記憶晶體，活得太久，神仙容易忘東忘西，所以經常用這種東西來記錄，其實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。」

「可是這東西可以控制時空。」我皺著眉說，我感覺這東西挺了不起，但是從謝以安嘴裡說出來好像跟地攤貨一樣。

他在手裡拋了拋，玩雜耍似的。「所以很危險，使用不當的話就會被捲進錯亂的時空，天界也才把這個全部收回。」

「那人界怎麼還會有？」

對於我的問題，謝以安搖搖頭，「哪個神仙落在人界的吧？要不就是送人了……不過這種東西用過一次就沒用了。」

「沒用了？」

「放在家裡做擺設吧。」謝以安一笑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說：「我找了你半天，沒想到到這東西裡去了，你說碰到滄流了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先去洗個澡，然後在床上跟我說說發生了什麼事。」謝以安的心情似乎挺好的。
「為什麼要在床上說啊……」我小聲地嘟囔，被他拉著往小木屋那邊走。

第三十三章 畫皮妖怪登門入室！

稿子終於還是孵了出來，內容是以白漣為主角。

當然，白漣並不知道這件事，對他來說，這事應該也無關緊要。

這一刻，我坐在八角亭裡，白漣支著下巴坐在我旁邊，杯裡是他親釀的荷花酒，馥郁芳香。

「白漣，你覺得一直這樣在人界有趣嗎？」我盯著杯裡的酒，幽幽的問。

「一般般嘍。」回答我的問題時白漣的眼睛還是落在鏡湖上，平整的湖面沒有一絲皺摺。

「沒有去成天界，會不會有些難過？」我接著問。

「一般般嘍。」依然是這樣的回答，他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。

我不喜歡別人敷衍我，於是側過頭瞪他。「你不覺得這樣的回答很沒誠意嗎？」

「一般般嘍。」

白漣的回答讓我很鬱悶。

「那個……天界的大門是在這裡關閉的吧？」我忽然想到這個問題，我還記得那時候清楚聽見天界大門緩緩關上的聲音。

這回白漣沒有很快回答我，而是慢慢轉過身看著我反問：「為什麼要問我？」

「你好像一直在這裡。」

從鏡湖開始存在，白漣就應該在這裡了吧，他知道發生的一切嗎？

白漣的目光有些悠遠，就像一位老人提起自己年輕時候的事，不在乎或者說知道自己沒辦法改變些什麼。

「啊，我知道，」白漣輕聲說：「那個年代有神仙、有凡人，雖然談戀愛是禁忌，但是總有人願意去嘗試。」

我猜他說的是滄流和桃語，我不是很確定桃語的身分，但總之，不可能是人類。

「天界大門關閉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我又問。

白漣眨眨眼睛，「什麼也沒有發生。」

「不會吧？」我詫異道。

「你進入了那段時空嗎？」白漣反問我。

我楞了楞，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你那天不見了……」他哀怨的看向我，然後整個五官都皺起來，顯得無限委屈。

「白大人他就……我不是在說他壞話，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—他看上去就像死神附身—當然，他真實的身分確實是這個。」他頓了頓又說：「他很憤怒，因為竟有人敢從他的眼皮底下帶走他的情人—也就是你，然後我就是第一個倒楣的人。」

「對不起……」我小聲道。

白漣的臉顯得更加委屈，他把下巴擱在自己的手臂上，「你看，我被他拉著到處跑，差點就一命嗚呼回不了鏡湖……」

「……對不起。」我有些後悔跟他提起這事了。

「你剛才問我關於那時候的事情，」白漣忽然轉移了話題。「那次天界大門關閉以後，整個世界恢復平衡，我覺得是件好事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萬物按照自然規律生長，這個世界上的奇蹟變得彌足珍貴，」白漣目光變得幽遠。「人類不斷進步，以致變成現在這個樣子。」

「蛤？」這聽起來好像和我的問題沒什麼關係。

「我慶幸自己留在了人間。」白漣肯定地說：「沒有去天界真是太好了。」

「那個地方很糟糕嗎？」我忍不住問。

白漣拿起杯子，裡面的荷花酒芳香四溢。「總之，你肯定不會喜歡的。」

「聽起來那地方挺糟的。」我立刻附和他。

「還有……」白漣放下空了的杯子，口氣正經無比的開口。「華陽公主讓我轉告你一聲，謝謝你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納悶。

白漣又重複一遍，「華陽公主說，謝謝你。」

「我不明白……」我困惑極了。

印象中，我並沒有幫助到她，雖然我對她有無限同情。

白漣又替自己倒了杯酒。「有些事是無心插柳柳成蔭，但那卻是別人重生的一個契機，我只能告訴你，你的出現對華陽公主而言便是個契機。」

「那麼乾杯吧。」

儘管白漣玄之又玄的話我聽不太懂，但言下之意，那位公主似乎已經不在這裡了，這應該值得慶祝吧，為她。說實話我對她的印象深刻，我知道她深愛著滄流，但卻沒有嫉妒和憎恨——也許有，不過她沒有表現出來。

一個大唐的公主，帶著自己的驕傲和矜持，在愛情面前倔強而堅強，明知道滄流是騙她也不揭穿，明知道滄流心有所愛也不阻止，也許她的驕傲是等滄流回頭找她……

「你說一千年的堅持換得一記回眸是不是值得？」白漣忽然這樣問我。

我怔了怔，「我不知道。」我有些結巴，因為我還沒有那種徹底的覺悟和堅持，一千年，太漫長了。

白漣輕輕地笑了笑，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值得，反正……就這樣了，謝謝你，深月。」

我忽然間明白了什麼。「替你還是華陽公主？你好像滿關心她的。」

我記得他還特意為華陽公主向謝以安請命過。

「無所謂啦，反正人都已經走了。」白漣一口氣把杯裡的酒喝完。

我也喝完自己手上的這杯酒，酒終歸是酒，經過食道時是一股炙熱，然後口腔裡瀰漫淡淡的荷香和酒氣。

「你很寂寞吧？」

白漣一笑，「不，我很替她高興……啊，白大人來了。」

我回頭一看，看到謝以安往這邊走過來，我朝他招招手。

他馬上到了我近前。「喝酒了？」他的聲音有些不愉快，好像我到了桃花林後喝了很多酒一樣。

「兩、三杯而已啊，」我連忙解釋，「白漣喝得更多……」

誰知道，我回頭一看，原本白漣坐的位置空無一人。

八角亭裡只剩下我和謝以安以及滿亭的酒香。

「你不是跟白漣要了酒，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喝吧？」謝以安雙手環抱胸前，看起來危險極了。

我憤怒地梭巡湖面，哪裡有白漣的影子，於是諂媚地說：「咳，如此美酒怎敢一人獨吞？正想給您打電話呢……」我一臉狗腿的樣子，替謝以安倒了一杯。

他坐在我旁邊，看了我一眼，一抬手把杯裡的酒喝完。

「再給您倒一杯。」我繼續稱職的服務，然後忍不住懷疑，難道自己真的有所謂的奴性？

「……幸好你回到我身邊。」謝以安拿起酒杯，小聲地說著。

那聲音溫柔而低沉，像在說給他自己聽，又像在說給我聽。

我沒有說話，給自己也倒了杯酒。

幸好出來了，幸好沒有分開。

幸好我打斷了滄流的回憶。

「再給我倒一杯。」

「你真以為自己是少爺啊！」

「哎—你這是對老公的態度嗎？」

「……我走了。」

「喂……老婆，別這樣嘛！」

那天之後，我們在桃花林又住了幾天，我其實是很想繼續住下去，反正謝以安都付了一個月的住宿費，但他有事必須回雲來客棧，又不放心我一個人留在鏡湖，我也不太放心，畢竟滄流最後看我的眼神讓我覺得害怕，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動手，所以還是乖乖回雲來客棧當我的帳房、煮飯公兼玩物，被那對黑白無常繼續要著玩。

唯一的不同是，我現在出去買菜都有人陪了，通常是謝以安，他不在的時候，就是黑鷺陪我出去，不過有黑鷺在，買什麼都要聽他的。

「蘋果？」

「不要，要這個。」

「這個很貴的……好吧、好吧，我買就是了。」

說來窩囊，我還真沒有一次不屈服於黑大人的惡勢力，但有什麼辦法，誰讓我一見上他就膽小如鼠。

不知不覺時間竟然過去一年。

我有時候會覺得日子也太平靜了，滄流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，我沒有再在任何人

口中聽到他的名字。

我幾乎覺得滄流把我給忘了，或者乾脆已經放棄謝以安的眼睛。

除了滄流，我有時候還會想起那個從未見過面的彼岸花妖。

那個花妖穿著赤玄相間的衣袍，腰間繫著寬腰帶，妖而不媚。

我沒見過那麼決絕的眼神，也沒看過那麼堅定的表情，我從來不知道，一個人在下定決心時會是這個樣子。

他的臉是絕色，又帶著淡淡的悲傷，我真懷疑謝以安是瞎了眼睛還是怎麼的，這麼一個大美人居然看不上眼。

他看不上眼，我自然滿開心的，不過如今的謝以安有七情六慾，說不定那個彼岸花妖一站在他面前，他就動心了呢。

想到這裡，我有些擔心。

感情是講緣分的，我對自己說，企圖安慰自己，但是每次想到那絕美的容貌就有些信心不足。

我也對之前阻止他的那個銀髮少年有些好奇，那是誰呢？

關於看到彼岸花妖記憶的事，我並沒有和謝以安說，因為沒有必要，那是時空錯亂造成的，和滄流也沒有什麼關係。

日子一天天地過去，雲來客棧裡的植物已經不再掉葉子，冬天又要到了。

我有時候想，如果自己聰明一點，也許會想出更好的方法。滄流只是在緬懷過去，未必是覺得真的能改變未來，他那時候的眼神讓我覺得又可怕又可憐。

天界大門的關閉造成很多人的困擾吧，滄流就是其中之一，不過如果那時候天界大門沒有關閉，人類的歷史或許會改變也不一定……

當然，我對現在的生活還算滿意，工作內容是獨特了些，不過比起很多還找不到工作的同學，也算是幸運了，雖然，離娶老婆的目標還是很遠……

「在想什麼？」

「娶老婆的路還是很遠啊……」雙手撐著下巴，坐在房間台階上的我輕輕嘆了口氣，忽然感覺不對地回過頭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謝以安竟然站在我的身後。

我怕他會翻臉所以立刻開口。「那個……」

「啥？」他居高臨下地看著我，黑色的眼睛裡帶著戲謔和寵溺。

我不習慣他這樣的眼神，於是把頭低下來。「哦，我想……既然路遠就不要追了。」

謝以安笑出聲，他的手指落在我的頭髮上，輕輕揉了揉，他好像很喜歡這個動作。

他在我身邊坐了下來，感慨似的說了句，「快到冬天了呢。」

「嗯。」我看了看天空，有些陰沉，在這個城市，冬天總是伴隨著細雨，是屬於南方城市特有的一種濕冷。

我不太喜歡這樣的冬天，又冷又沒有詩意。

「我覺得……好像過了好久，」我有感而發，「從去年夏天住進雲來客棧到現在，發生了好多事。」

謝以安抱著膝蓋看著我說：「的確發生了很多……」他忽然沉默下來。

我不太習慣這種氣氛，剛想說點什麼來緩解一下，沒想到謝以安忽然朝我撲了過

來。

我的背直挺挺地落到地板上，幸好謝以安及時用手往我背後托了一把，才沒讓我疼到。

「幹、幹麼？」我緊張地看著他。

我們有太多的身體接觸，所以一發生現在這種情況，我就直覺地聯想到他該不是想將我就地正法？

事實證明，是我想太多了。

謝以安像一隻撒嬌的貓一樣，把頭枕在我的胸口，我能從他的壓迫中感覺自己的心跳。

我的手指忍不住碰觸他柔軟的頭髮，然後輕輕地撥弄。

滄流曾經告訴我，在陰間的時候，謝以安和黑鸞沒有什麼區別，因為那時候的謝以安是神。

神不具備七情六慾，這讓他們的秩序更加清楚，沒有背叛和殺戮，沒有悲傷和歡樂，這是最完美的世界嗎？

我不懂。

我的背脊貼著冰涼的地面，秋冬特有的寒冷襲來，可我一點也不想動。我和謝以安相處的模式大都是吵吵鬧鬧，要不就是誰也不理誰地做自己的事，現在想起來，倒是這種時候最安靜。

「喂，老謝。」我忽然出聲。

「嗯。」

「你的身體會老嗎？」我下巴擋在他頭頂問。

「不會。」謝以安回答。

「為什麼？」我好奇。

「因為我靈魂的力量足以改變這個身體的時間。」

「哦……」我不太明白，但還是應了一聲，繼續問：「那你的眼睛有用嗎？」

「有用啊，我的眼睛是很重要的東西。」他在我的肚子上動了動，我猜他是在點頭。「無常的眼睛是非常貴重的東西，它就像我一部分的靈魂。」

「哇，那我不是不會老？」我一下子坐起來，謝以安沒有防備，差點頭撞到地上。

他摸摸頭，也坐了起來。「是啊……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什麼？」我興奮地問。

「如果一直不會老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「奇怪嗎？」

「當然，當熟悉的朋友和親人全都老去不會寂寞嗎？」謝以安瞇起眼睛看著我，

「比方說妖，妖就很少和人交朋友。」

我支著下巴問：「因為牠們喜歡吃人？我知道，沒有人會和食物交朋友，我喜歡吃豬肉，所以不喜歡和豬交朋友。」

「當然，這是一部分原因，」謝以安嘆了口氣，「人類的生命太短暫，所以妖不太會和人類發生感情。」

我忽然想起桃語，那個少女給我的印象其實不如華陽公主清晰，但我知道她就是滄流所有行為的關鍵，我之前和謝以安說過，不過他只是點了點頭。

「老謝，你還記得那個桃語嗎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聽我忽然提起桃語，謝以安也感到有些奇怪。

「她是桃花妖嗎？」對於這點，我一直很疑惑，我也有些好奇她後來去了哪裡，因為我就只看到她找不到滄流的那一幕。

謝以安偏了偏頭，「哦，桃語不是妖，她是守護那一片桃花林的仙子。」

「……仙子？」

「是的，天界有許多的花神，而桃語就是桃花仙子，」謝以安點點頭，「說起來，滄流真是談了不得了的戀愛。」

原來桃語是仙子……那就怪不得我對她的感覺很奇怪了。

「我的眼睛和一些東西放在一起就可以打開天界大門，」謝以安忽然說：「滄流只是想去見她。」

我知道愛情有時候會讓人癡傻瘋狂，但是我沒想到滄流千年的堅持就是為了再見到回返天界的情人。

華陽徘徊千年，白漣守候千年，滄流努力千年，都是為了愛，那麼桃語呢？她還在找她的滄流嗎？比牛郎織女還慘，千年都見不到一次面。

「我沒有見過像那樣的執著。」謝以安輕聲說。

「這樣很不容易。」我張了張嘴，最後只說出這一句。

之後我覺得連冬日的風都帶著悲傷，我不是一個消極的人，但是我覺得滄流能做到這地步真的很不容易。

我看向謝以安的側臉，他深邃的眼睛顯得很平和，我開口道：「我覺得……你似乎原諒他了，你之前很憤怒。」

他搖了搖頭，「我現在理解他，但是我依然感到憤怒，因為他不能以這個為藉口傷害別人。」

我還想說些什麼，謝以安忽然站了起來。「我有些事要出去一趟，可能要兩三天才回來，黑鸞會待在這裡。」

「什麼……」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。

「我給你帶禮物。」謝以安轉過頭親吻我的額頭。

我摸摸額頭，小聲說：「可是明天發薪水啊……」

我的話讓謝以安敲了敲我的腦袋，我皺了皺眉。

「那……是兩天還是三天？」我又問。

我忽然覺得自己跟個小女生似的，一點都不像我的個性。難道是因為滄流的事，讓我自己有些多愁善感？

想到這裡，我放開了謝以安的衣袖。

謝以安俯下身親吻我的唇，帶著冬日略微冰涼的氣息。

然後一抹白消失在我的視線中。

我敲敲自己的腦袋，企圖讓自己正常一點。謝以安離開個兩、三天也不是什麼稀

奇的事，果然是天氣的關係嗎？

我抬頭看向天空，天上積著厚厚的雲層，應該馬上要下雨了吧？

這兩天氣溫急遽變冷，據氣象預報說，這場雨似乎要下好幾天。

我回房裡去玩了一會電腦，黑鷺一向神出鬼沒，只有他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，才需要做他的飯。

是說，那傢伙超愛麵食，一碗榨菜肉絲麵就能打發。當然，我也很好奇，他既然不是人類，為什麼也要吃飯呢。

編輯發 E-mail 來問我寫稿的進度，我毫無責任感地選擇了無視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最近好像有些浮躁，很難定下心來做些什麼事，甚至對遊戲也沒了以往的熱情。

面對發亮的電腦螢幕，我有些厭倦地把它關上，然後站起來走出房間。

整個院子充斥著一股潮濕和窒悶。

老實說，我在雲來客棧住了一年多，還沒有好好參觀過這個院子。

可能是第一次走進院子時，對它產了害怕的感覺，以致我沒有謝以安陪伴的話，總是匆匆忙忙地走過。

其實這個院子很漂亮，有些像古代貴族大宅裡的後花園。

院裡有亭、有池，還有一座紅漆小拱橋。從影壁過來是一條鵝卵石小徑，兩邊是抄手遊廊，栽種著一些植物。

在小徑右側是一個池塘，就是我剛來時差點掉下去的那個池塘，上面有一座紅色小拱橋，連接著遊廊。

再過來就到了我現在住的屋子，門口是一棵大樹。天氣好時，黑鷺喜歡趴在樹枝上睡覺，經過時要小心，他那把鋒利的長刀經常會掉下來。

而謝以安則喜歡倚在門框上，一隻手拿著扇子，笑得莫名其妙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忽然覺得這個地方滿滿都是回憶，如果有一天我離開這裡，肯定會非常的懷念和不捨。

我忽然覺得視線有些模糊，眨眨眼睛，隨即視線又清晰起來，我看向天空，依然是那樣灰濛濛的，周遭沒有任何改變。

是我的錯覺嗎？

我正困惑時，雨已經淅瀝淅瀝地開始下。

雨絲順著風吹到我臉上，泛著初冬的涼意。

我楞了楞，轉身回房裡繼續玩電腦打發時間。肚子餓的時候，便泡杯奶茶，吃點餅乾，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傍晚。

好像在細雨中，這個庭院顯得格外寧靜。

我無意中抬起頭，發現四下似乎有些不對，但是一時間也說不出來。

這一年多來跟非人類打交道的經驗，讓我一下子警覺起來。

我再看向電腦，螢幕變成一片漆黑，那種漆黑就像是斷了電一樣，什麼也沒有，我甚至能清楚看到螢幕上沾著一層微塵。

儘管它像關機似的靜默著，但是鍵盤上方的燈卻亮著，它沒有斷電。

我的注意力一直被電腦螢幕吸引住，那種漆黑透著意義不明的危險。

我吞了口口水，剛想伸手把電腦的插頭拔掉，卻一下子怔住了。

整個螢幕就像一個注滿墨水的瓶子，而水正在往外溢流。

我盯著電腦螢幕的一角，那裡正在滲出一種黑色液體，然後沿著平整的螢幕開始往下流。

很快那液體就流到鍵盤上，我馬上從旁邊的面紙盒裡抽了幾張面紙扔過去。

很快柔軟的面紙被液體浸透—這是非常正常的物理現象，但是下一秒，面紙就像變魔術一樣失去一些面積，彷彿被液體給吞沒，我甚至還能聽到一種古怪的咀嚼聲。

我暗道不好，這東西絕對不是善類！

謝以安曾經告訴我，雲來客棧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更何況他還在周圍布下結界。

那麼，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東西出現？

我佩服自己的冷靜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，我還是忍不住罵了他一句，「老謝，你這個沒用的東西！」

這時候房裡的溫度驟降好幾度。我知道這不是普通的冷氣，而是陰氣，我對這種東西敏感極了。

所以，不跑還等什麼？

我從旁邊摸了塊抹布扔過去，轉身跑了出去。

剛轉身，就又聽到那種古怪的咀嚼聲，但是我沒辦法再觀察下去。

小桃和玄珠肯定是在客棧裡的，我這邊出現了這種事，不知道她們那邊有沒有危險？

不管怎麼樣，我要先去前面看看情況。

想到這裡，我就拔腿往大廳的方向跑。

可能在我剛才玩電腦時，雨已經下了一陣，所以鵝卵石的小徑上都是水。

雨比剛開始時沒有大多少，但是非常密，有些像江南清明的那種毛毛雨。

雨點不大，不過很長、很小也很密，好像要把天和地都串聯起來的感覺。

我停下腳步往天看過去，雲層壓得很低很低，加上這麼細的雨，讓我胸口感到十分的窒悶。

我剛想繼續往前跑，忽然聽到有人輕聲說話，我怔了怔，不自覺地停下腳步，向聲音傳來的地方看去。

在鵝卵石小徑的右側池塘旁種著幾棵樹，樹枝伸展開來，剛好遮住小徑的上空。

細細雨絲不停地落到水池裡，蕩開圈圈的漣漪，不停地擴散，又不停地被打斷。

我忍不住後退一步，因為原本清澈的池塘水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變得像墨一樣黑。

那種黑彷彿是所有顏色匯聚在一起的結果，黑得徹底。

雨絲落下來時宛如在上面流轉開來，就像一層透明的薄膜，而雨絲下的東西看起來更像某個不懷好意的物體而不是液體。

我抬起頭，看到那紅漆小拱橋的欄杆上坐著一個女孩。

